

鵝鳥飛



司马翎作品集



鹏志飞

上

「台湾」司马翎 著

责任编辑：余文辉

封面设计：森 林

封面绘画：王家训

鹤高飞

司马翎 著

浙江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11-1998-76 号
本书由真善美出版社授权

出版发行 浙江文艺出版社
(杭州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310006)

经 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中山新华印刷厂
(中山市中山港火炬开发区逸仙路)

开 本 850 X 1168 1/32

印 张 18.75

字 数 476 千字

插 页

印 数 5000 册

出版日期 1999年4月第1版 1999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7-5339-1185-7/I·1083

定 价 31.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司马翎作品集

1. 关洛风云录(上、下册)
2. 剑神传(上、中、下册)
3. 八表雄风(1-4册)(含仙州剑隐)
4. 剑气千幻录(上、中、下册)
5. 剑胆琴魂记(上、下册)
6. 帝疆争雄记(1-4册)
7. 白骨令(上、下册)
8. 鹤高飞(上、下册)
9. 铁柱云旗(上、中、下册)
10. 纤手驭龙(上、中、下册)
11. 红粉干戈(上、中、下册)
12. 饮马黄河(上、中、下册)
13. 金浮图(1-4册)
14. 剑海鹰扬(上、中、下册)
15. 浩荡江湖(上、中、下册)
16. 丹凤针(上、中、下册)
17. 檀车侠影(上、中、下册)
18. 武道胭脂劫(1-4册)
19. 独行剑(上、中、下册)
20. 玉钩斜(上、中、下册)

侠

目 录

侠

第一章	落拓江湖	1
第二章	一身是胆	27
第三章	堡中奇遇	55
第四章	羽毛初长	81
第五章	脱颖而出	107
第六章	妙手歼凶	134
第七章	群豪恶斗	160
第八章	以身为饵	187
第九章	千古一死	212
第十章	水厄难消	237
第十一章	岭上惊魂	262
第十二章	重见生天	287
第十三章	秘窟探宝	311
第十四章	情多换命	336
第十五章	尔虞我诈	356
第十六章	疑是黄泉	384
第十七章	甘作情奴	405
第十八章	丛林之劫	429
第十九章	玉人无恙	453
第二十章	计藏天秘	477

第二十一章	疑是登徒·····	500
第二十二章	还寻旧燕·····	523
第二十三章	瞒天过海·····	547
第二十四章	古寺战云·····	571
代 后 记	一代宗师司马翎·····	597

1 落拓江湖

一轮皓月，挂在天边，仲秋八月的夜风，本来也就够凉的了，何况在关中的古代都会西安府，衣裳单薄一点，便使人有秋冷难禁之感。

一个少年从客店走出来，街上一片寂静，灯火俱灭，只剩下满地银光！

他把太过敞开的衣襟拉紧一点，然后背负着双手，慢慢信步走去。除了身后拖着一条影子，便没有什么陪着他了！然而正因有那么一个影子，使人更觉得这秋夜的确是太过孤寂了，尤其是浪迹天涯的游子，倍感孤单凄独。

他抬起头，凝视着那一轮皓魄，眼光忽然变得惆怅空虚，脚步也不知不觉停止移动。

他身上的衣服的确有点褴褛，可是那对斜飞入鬓的剑眉，朗澈的眼睛，以及挺直的鼻子，组合起来不但俊美，而且还有一股英气，足以令人忘掉他的衣服破旧而另眼相看。

千古以来，八月夜晚的月亮，总是特别清朗皎洁，也总是最教人勾起各自的情怀，悲欢离合，虽然是人海中渺不足道的涟漪，可是，在那一刹那时间，局中人都是非常深挚和真实地感受着——

他轻轻叹息一声，一种说不出的闲愁滋味，在他的心头荡漾缭绕！不是乡愁，也不是情愁，却是那种落寂的闲愁，他又轻叹一口气。

二十余年电闪也似地过去，却只留下一片空白，既然十年来

在镖行里由小厮直干到现在——一个帮闲的杂工——曾经结识了许多各种各样的人，朋友不算少，却没有一个是知心好友。双亲的容貌早在能记忆之前已经消失，只有那开豆腐店的林老爹在他心中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可是林老爹也早就故世了，因此他混进镖行里，以后便像无根的浮萍，离开了保定府，东飘西荡……

这刻他对月惆怅，自家也不知何故，反正他做过许多事，都被人目之为傻气，因此，他毫不介意自己忽然会无端端对月叹息。

许许多多琐碎的事情掠过心头，忽然心湖起了一阵微波，眼前陡然现出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子。



那还是五年前的旧事，在济南城外的一块水稻田边，一个年约十二岁的女孩子，站在田边不住的拭泪。

那女孩子长得十分可爱，乌黑柔软的一条辫子，直拖到膝头，身上衣服甚是华美，那两只宝石也似的眼睛中，掉下一颗颗像珍珠般的眼泪。

他那时才十六岁，少年人的梦想虽然在他身上很少发现，但热情却是有的，而且帮助一个柔弱无力的人，正是他自小便奉行的信条。于是他毫不犹豫地脱掉靴子，卷起裤脚，直踩下水田中，把一个囡囡拾起来。

那时候正是冬天，虽然这天没有下雪，可是田中的水冷得就像快要结冰似的。他踩在水中还不怎么样，但起来时被北风一吹，可就冷得直哆嗦。不过他这时倒没有注意到自己双脚僵冷的麻木的情形。因为那个女孩子敛起愁容，开心地微笑起来。

雪白的颊上，浮现出两个酒窝，他有点发呆地把囡囡还给她，还哄她道：“小姑娘这次好生拿着，再掉在水里，可没有人替你捡回来了……”

小姑娘喜孜孜地憨笑，他觉得异常快乐，这无言的道谢直胜

过其他一切。

忽然一个苍老而宏亮的声音道：“孩子你不冷么？”

他回头一看，不知几时身后已站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这么冷的天气，却只穿着一件夹袍，衣袂在风中不住飘摆，老人却无寒冷之容，满面红光似乎更因冷风一吹益发红了。

那小姑娘娇唤一声“爷爷”，过来搂住老人的大腿。老人笑问道：“是他替你捡起来的么？”

他这一笑，宛如在寒霾堆积的天空。露出一丝阳光。

小姑娘道：“可不就是他么！”

老人道：“孩子你的姓名叫什么？怎的独个儿来到此地？”

“我……我姓何，名……名仲容，是……”下面是什么到底没说出来，原来他被老人一问他冷不冷，登时觉得冷不可当，双脚赤裸部份，简直已经僵得麻木了。故此这时答话分作几次还答不完全。

小姑娘俏眼一转，道：“爷爷！他冻僵啦……他冻僵啦……”两道秀眉微蹙，显然十分关切。

老人道：“看他替你捡囡囡的份上，我给他粒少阳丹吧！”说着，掏出一个小瓶，倒了一粒浅红色的药丸，递给何仲容道：“赶快吞下，包你立刻复原……”

何仲容但觉这老人容色冷峻！尤其给他这粒药丸，口气神色俱似施舍，他一生骨头最硬本想拒绝，眼光一触那小姑娘莹莹的星眼，立刻迟疑不能说出拒绝的话，因为他觉察出她那种极希望他赶快服下的神色，是那么真挚诚恳，于是他觉得似乎不好令她失望，也不想因拒绝她爷爷而伤害到她的自尊。便颤巍巍伸手接过那粒药丸，吞咽下去。

霎时一股暖气，由小腹分布开来，片刻间已达四肢百骸，舒服已极。

他向那小姑娘道谢一声，便弯腰低头去穿靴。

“你的名字既然叫做仲容，那末是老二了，家里是干什么的？”

何仲容挺直身子，道：“我不知道有没有哥哥！”原来他经常也被人问过是不是老二，因为他的名字中的仲字，乃是代表排行第二的意思，故此他明白老人何以会这么说。“我根本就没有家！”

老人哦了一声，小姑娘却同情地轻轻道：“怪可怜的啊，只有自己一个人……”

“你怎样过日子呢？”老人声音中不改冷峻，似乎人世上这些可怜的遭遇，在他已属司空见惯之事，再也浮不起怜悯之心。

“我……我在镖局里混着，就这么混过许多日子！”

他答得口气很生硬，那老人的冷漠，大大刺伤了他过分的自尊心。

小姑娘道：“爷爷呀，他服了少阳丹，过几天便会觉得冷了，不如让凤儿教他那套打坐的功夫，以后便不怕冷了——”。

老人道：“胡说，你一个女孩家，怎可教人功夫？”

凤儿被老人一斥，小嘴微噘，显出想哭神气，那两颗酒涡儿又浮现上颊。“人家为什么可以替我拾囡囡呢……”

老人那张结了冰似的脸上，又露出阳光来，他道：“你这小孩子，说得什么歪理……呸，别慌，爷爷下面还有话呢，你看，你不可以教他，爷爷可以教他啊，对不？”

凤儿立刻被老人哄得化嗔作笑，向何仲容道：“这套功夫你学会了，以后再也不怕天气冷了，你说多美，可是却不容易学呢，你可得用心点儿……”

何仲容本想拒绝，被凤儿一说，登时激起好强争气之心，傲然微笑道：“我一定学得会的……”

于是就这样，何仲容在那老人的宅院里住了三天，这三天当中，他只和凤儿说过几句话，旁的人却连一句也没说过，何仲容因为觉得人家都瞧不起他，故此也不和人家搭讪。

三天之中，他以平生未曾试过那样子的专心来学那一套坐功。

老人没有说过一句晦涩的内功要诀句子，只十分平实地告诉他如何以心驭意，以意运气，以及那股气在身体内走些什么部位，哪一处要停留而慢走，哪一处要急速穿透……。

到了第四天早上，老人来考验他的进步，竟是赞不绝口。

何仲容却莫名其妙，发觉不出什么好处，只不过在坐完之后，觉得身子轻松舒畅一点儿便是。

老人抚颌寻思半晌，沉吟自语道：“难道根骨真个如是之佳？不是，不是，定然是那粒少阳丹的灵效，此丹服了须七四之后，药力方失！不过，此子根骨总算不错……”

当下向他道：“老夫如今传你十八路无敌神刀。这路刀法源出少林，并非老夫家数，若你学得纯熟正确，在你十八路刀法未曾使完之前，天下无人能近你身……”

这几句话倒是合了何仲容心意，原来他在镖行混得日久，闲常也试过弄刀舞剑！对于江湖上一些大侠高人，早就心向神往，恨不得自家也学点武艺，好在江湖行走。

当下将全副精神贯注在这十八路刀法上，又学了三天，已学会了十二路。

那天早晨，老人忽然对他说：“你且回去吧，一个月后，若果真气能够打通十二重楼，便可回到这里，老夫收你为徒……”

何仲容学习刀法的兴致正浓，心中恋恋不舍，目光忽然和老人冰冷的眼光面色相触，登时改了心意，便决然离开此地。

直到现在五年后，他唯一觉得遗憾的，倒不是因一个月后他的真气已贯通十二重楼面没有回去拜老人为师，却只为了那时候决然离开，竟没有和凤儿辞别，见那最后一面。

遗憾尽管遗憾，但他直至如今，也未曾动过再去找那老人之意。满空银光之中，凤儿可爱的脸容浮现出来，那颊上两个酒涡，使他忆念不已！



这五年来，他不但每天清晨和就寝前练那坐功，尤其那十二路无敌神刀，更是练得纯熟之极。可是直到如今，他还没有机会和任何人动过刀子。不过他倒是买了一口上好的钢刀，常日带在身边。

那坐功最成效的是四件事，第一桩不畏寒暑，虽大冷大热的天气，仍然毫无影响。第二件走起路来不但不疲倦，跑起来时也特别快，一跃可达两丈四五之远，丈把高的房子也轻而易举地跳上去，但没有什么机会试验，故此不知到底能跳多高，而且心中也害怕跳得太高会摔伤，终究不敢去试。第三件气力极大，镖行中的人摔交闹着玩儿，总没有人是他的对手，而且往往有些莫名其妙的巧劲儿，教对手永远用不上力量。第四件耳目异常灵敏，在闹市之中，只要他稍为留心，仍然可以听到他所想听到的轻微声响。目力不但看得远，同时一些快速得令人看不清的动作，也能看得一清二楚。

有这四桩好事，故而不要别人的督促，日夕勤练不辍，到如今已成了习惯。

他在月色之下，沉缅在那段往事中，不觉呆立了老大一会工夫。前面忽然人影一闪，转眼一看，原来是个少年书生，只见他衣冠整齐，潇洒风流。长得唇红齿白，眼睛就像一泓秋水，两道眉毛稍为幼细一点，却长长弯弯，有如新月。

这般人品，任得他左挑右剔，也找不出一处不美的地方。

少年书生停步瞧他，微微一笑，露出编贝也似的皓齿，道：“青天碧海，莫问前身！兄台对月沉思，敢问所思者何？”

语声清脆娇软，宛如银铃忽振，悦耳之极。

何仲容为之一愣，期期艾艾，不知如何作答。事实上对方的话究竟是什么意思，根本就不懂。

那银铃也似的声音又升起来：“想来兄台必定也是位雅人，小弟刚从城外踏月回来，满地琼瑶，端的令人疑惑此身非在人间……”

何仲容只好唯唯，无法回答半句。少年书生又问道：“小弟成玉真，敢请问兄台贵姓台甫？”

半晌还得不到回答，少年书生成玉真疑惑地凝视瞧着他，随即发现了对方面衣服敝旧，那对细长的眉毛轻轻一挑，道：“天涯浪迹，自多感触，莫非嫌小弟饶舌，有扰兄台清思么？”

何仲容干咳了一声，挣扎也似地道：“小的没有读过什么书，成相公你的话我可听不懂……”

“吓？你是干什么的？”

“小的……在镖行里胡乱混混日子。”

“呸！白费嘴舌，也难怪不会回答！”他呸了一口，洒开步便走，却忽然停步回身，盯他两眼，又道：“但你倒真是一表人材呢！”

何仲容颓丧地站了许久，他的心中真想和那俊俏风流的少年书生亲近亲近，无奈自己身世孤零，连人家说的话也听不大懂，更别提到人家衣服华美，定是富贵之家的公子少爷，这就更无缘亲近了。

他竟没有注意到那翩翩的书生，不论出现或隐没时，都没有半点声息。



次日，束装就道。由西安府往南阳，大路是先经东北面的霸桥，然后转向东南，经过险峻的蓝关、武关、富水关而入豫境。

何仲容因得别人介绍到南阳府的南阳镖局，弄得好也许有个副镖师当当，因此不敢怠慢，同时心中也是兴奋，便不绕这个弯，一径越山过岭，直扑蓝关那条官道。

这样走法错非脚下轻健，倒也不太易走。恰巧一出城便碰到昨夜那位少年书生，骑着一匹浑身雪白的骏马，后面还有一匹乌黑得全身发亮的良驹，上面驮着个瘦小的清秀书僮，两人的鞍后都系着个包袱。

他停在道旁让这两匹骏马先过，那少年书生高据雕鞍，眼光扫过何仲容，却毫不停留。

他嘴角露出一丝苦笑，但听蹄声响处，两骑直奔大道去了。

何仲容心中一阵难受，忽然有人拍拍他的肩头，大声带笑道：“小何你敢是中了邪哪？”

回头一看，原来是镖行里的熟人，人家管喊做马大哥，当下尴尬一笑，道：“马大哥这往哪儿去？”

“咳，这不是活该倒霉么，和那贾镖头一块儿上南阳去，昨晚却连两匹坐骑也输掉啦——”

现在只好走路哪，哈，哈，我也是往南阳去呢！”

正说着话，贾镖头已走过来，大模大样地微微颌首还礼，道：“小子们，走哇！”

马大哥摇摇头，当先便走，于是三人一路，舍了大道，爬山越岭直奔蓝关。贾镖头虽然身分最高，但脚下似乎最不济，气喘之声，半里可闻。好容易至辰末巳初时分，到了蓝关。

那条通路就在他们脚下，像条灰色的长蛇，蜿蜒在峭直的石壁中。

马大哥走得最前，忽然缩回要跨下山的右脚，伸手拦住后面的人。贾镖师推开何仲容，竖掌一切，马大哥哎了一声，手臂坠下。

“好小子拦着路不让走么？”他那粗哑的声音划破山巅的岑寂。

马大哥忍住臂上疼痛，道：“你老小声点，人家秦东双鸟在忙哩——”

贾镖头本来张嘴要骂，忽然倒抽一口冷气，半点声响全无。

只听一尖锐胡哨，从远处传来，跟着四方八面哨音此起彼落，互为呼应。

“是……秦东双鸟么？”贾镖头忽然变得异常谦虚地退开数步，免得身形露出来，让山下的人瞧见。马大哥和何仲容都伏低了身躯，从石头后面探出半边头颅往下瞧。

马大哥道：“秦东双鸟乃是近十年崛起的好汉，功夫极好，大前年鼎鼎有名的冀东镖局，便是毁在他们手底。冀东镖局的局主王振武和总镖师金刀无敌赵羽都是死在他们手中，据说一个对一个，这边两人全都走不了十个回合。那一次镖师们死得真不少哪，秦东双鸟的确太过狠毒，每次作案，总将事主来个抄家灭口，斩草除根哩！咱们这次撞上，要被发现了，可得赶紧开溜……”

何仲容露出愤容道：“这桩事我也听说过，难道此后开镖行的就没有人出头么？那王振武和金刀无敌赵羽生前名气那么大，朋友满天下，果真没有一个人为他们报仇？”

“低声点，你想不要性命了！镖行中人说的是他们之间有过节，故此不便插手！其实我告诉你，如今镖行中哪有什么人材，谁敢去惹秦东双鸟啊？所有的镖局路线，凡是经过北四堡南五寨这九处地方，规矩是抽十分之一的佣银……”

“啊，那北四堡南五寨果真这样么？”

“这些主儿都是黑白两道公认一等一的高手，人家若皱皱眉，保管吃不了兜着走，他们划的范围可真够大的，没有一天会没有镖车经过！不单这样，连黑道中人在这九处堡寨所划范围之内做案，也得孝敬他们一半哩！”

何仲容惊叹地道：“他们的确镇得住天下武林啊！”

却见从霸桥那一头的大路，出现几个人，全是商贾模样打扮，有的步行，有的骑驴，来到切近，峭壁一个断口悠然跳出两个大汉，手持明晃晃的利刃。

马大哥道：“那是秦东双鸟的手下十二太保，不但武艺好，面

且性情残忍，正好投合秦东双鸟的脾气。”

那七八个结伴而来的商人，吓得脚都软了，其中有两个带着刀的，大概是会点武艺，这时抽出刀来，还未及说话，只见那两个汉子疾如飞鸟般扑过来，刀光连连打闪，跟着两声惨叫，血光四溅，敢情两个抽刀的都被杀死。其余的人软瘫地上，哭叫着哀求饶命。

何仲容热血上涌，倏然站起来，怒道：“这些魔鬼，我得杀死他们——”

却被马大哥一把拉住，道：“你又傻气发作了——”

他昂然道：“这叫傻气么？见死不救，咱们到底算什么东西——”

忽然尖锐胡哨之声连连传来，下面石路上两个大汉立刻匆促地把两具尸体掷到石壁缺口里面，跟着把剩下的几个人带畜牲都弄到缺口里，大概那后面有不少地方。

眨眼间大路上出现了两骑，一黑一白，极为惹目，何仲容认出乃是那少年书生成玉真和他的书僮。只听马大哥在耳边道：“这两骑正是秦东双鸟所欲下手的肥羊，来自绿林道中人多半能够从马蹄或车轮的尘土上，推测出所带的金银珠宝。这两骑大概带的东西不少，连我也看得出那两匹马后蹄沉重……”其实他正是信口开河，那两匹马如此神骏，即使多带些金银也不会后蹄沉重。



那两骑走得不徐不疾，但来势却快，转眼已到石壁缺口处。何仲容叫声不好，又站起来。

马大哥吓了一跳，问道：“你想干什么？”

他道：“我叫他们小心……”

马大哥失色道：“你走下半山去叫他，别把我们牵惹上了——”

何仲容愣一下，首先觉得马大哥这样撇开自己，太过没有义气。但立即便纠正了这个念头，因为人家可不愿陪他同死啊，正在迟疑之际，猛听一声断喝，那石壁缺口中跳出早先的两个大汉，带着闪闪刀光，拦在两骑之前。

少年书生“啊”了一声，清脆悦耳的声音，直传上山巅。那两匹骏马希聿聿长嘶一声，扬蹄人立，退后老远。

“大爷们奉秦东两位当家之命，请两位同往一见！”

何仲容仿佛看见那俊俏书生在马上发抖，他心知秦东双鸟有必杀事主的惯例，若果他们下了马，就等于一只脚入冥界。忽然义愤填膺，冲将下去，抖丹田大喝道：“你们别下马，快回头跑——”他的脚程可真够快，就像流星赶月般直泻下山去。

下面两名大汉为之一惊，抬头一看，那白马上的书生，在大喝声中已下了马，这时也抬目凝望。

何仲容片刻之间已到了路上，走得那么急，却未喘气，大声挥手道：“你们快跑，我来挡住他们——”

两个汉子一则见他脚程颇快，二则见他左手倒持着钢刀，不敢过于轻视，其中之一冷笑道：“朋友可曾看见崖上插着的双鸟旗，两位当家的就在这儿哩！”

何仲容见少年书生下了马，还不爬上去，急得顿脚道：“喂，你们快跑啊……”

一个汉子嘿嘿而笑，倏然一扬刀，直扑过来。何仲容平生未和人用刀打过架，这回可是真拼命的场面，心中一凛，忙不迭刀交右手，翻腕一架。对方正要试他的腕力，猛可砍下。“当”的一声，两刀相交，那汉子哼了一声，腾腾腾连退了四五百步。

另一个汉子抱着刀跨步欺身，临到切近，刀尖疾点出去，使出一招“凤点头”的小巧招数。何仲容见刀光如雪，映得眼花心慌，但一腔热血还在沸腾，毫无退却之念，不知不觉使出纯熟无比的“无敌神刀十八路”第一招“大江茫茫”，举刀一划。